

冲进“油雨” 关阀门

□邢俊华

1986年8月我们四人服务队，去孤岛采油厂维修螺杆混输泵。

一天，孤岛采油厂采油一大队二小队打来电话，说，一座采油井安装的螺杆混输泵只听到运转的声音，看不到泵口出油。接到报修，我们四个服务队人员立刻带上工具，乘坐130卡车来到井场。

到达井场后，经过观察，大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，一是螺杆混输泵的主轴断了；另一种可能是螺杆混输泵的储存罐积满泥沙，堵住出口，不能出油。为此，大家分析协商，认为打开螺杆混输泵的储存罐放空阀门检查，才能准确找出原因进行维修。

没想到，当我们把储存罐的阀门打开的瞬间，原油、泥沙、水、气一同喷出。这种情况非常危险，因为井下喷出的原油，不仅有原油、泥沙、水还带有天然气，一旦遇到明火，可能马上燃烧起来，这将导致整个油井、抽油机被烧毁。

在场的几名采油工和我们四个服务队工作人员，面对这突如其来事故，一时措手不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情况越发危急，危险性越来越大。我们四个人此时也都冷静下来，明白没有其它办法，必须有一人冲进“油雨”关掉阀门，才能避免一场大事故。

可是谁能冒险冲进去把阀门关掉呢？要面临的危险我们几个人都心知肚明，一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愣在当场。

但仅仅是几秒钟的犹豫，我一咬牙，顶着草帽冲进了“油雨”中……

阀门关好了，原油不喷了，我则被淋成了“油人”，浑身上下全是黑糊糊的原油，不仅气味难闻，连眼睛都无法睁开，其难受程度真是一言难尽。

在返回住处的路上，我这个“油人”连130卡车驾驶室也不能坐，只有坐在驾驶室的后车厢内。一路上遇到的工友居然没有一个人认出我。可能这就是我们常给人讲的，被油雨“洗过澡”的石油工人……

现在回忆起来，戴着草帽冲进“油雨”中关阀门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冒险行为，称得上是石油英雄行为，值得我骄傲和自豪。

有故事的人 征稿启事

命题说明：人人都有故事。我们想做的，是向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发出邀请，收集故事，激发写作、阅读和分享故事的兴趣。

我们希望收集和发布的故事具有非虚构的特质。或者说，我们主要提倡的是另外一种故事——那些你真实经历、耳闻目睹的事，人的回忆和讲述，对一件事情的记录，对一个事物的描述。

也许，我们的一次讲述只是关于个人，但在历史的巨轮上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浸淫着惊心动魄的时代变迁。写出自己的故事吧，和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包括个人情感、家庭、工作经历、难忘的事、家族史等等，以及你所熟悉或知晓的各行各业的人与事……总之，必须是真实的（如因回避隐私需要，可将作品中人物、地名等化名）。

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投稿邮箱：
qlwbxz@163.com

有故事的人



北漂的鱼

□宋红梅

城。如果有单位要我，不给工资也行，权当我实习。”我拿着电话，眼泪与声音同步进行，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安慰他：“年轻人有魄力，总有人愿意要的，别担心。”“好的，老娘，我再继续找吧”，“别急，慢慢找。”我尽力宽他的心。人生的第一步难啊！无论如何，也要鼓励他走下去，他小姨教他如何穿衣、如何去应试、如何去商谈工资等等。几天后，他终于找到工作，开始上班。

日子像流水，儿子在北京一天天地长大。他打来电话，告诉这告诉那，从他打电话的次数知道，他和我的隔阂正慢慢消减。互联网的世界是他的追求，他在自己的追求中快乐着，工作着。

几年下来，我想他的时候，就抄起电话问：“儿子，你在单位干啥呢？”电话那头，一阵嬉笑，说：“老娘，我们做的事情，告诉你也不明白，你落后了，哈哈……”那笑声是那么熟悉，又那么陌生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我曾那么疯狂压制他的兴致，而如今他却在互联网工作得有滋有味，很是开心。我该如何评说自己的功过呢？我郁闷，迷茫。互联网在悄悄改变着世界，也悄悄地改变着我的思想。“老娘，你落后了。”这句话那么清晰地落在我的记忆中。

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我爱好写作，底稿全存在邮箱里。一次，密码忘了，我的文章也打不开了，找同事帮忙也没能解决，只好打电话向儿子求援，儿子说：“这点小事，好办。”他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安慰

亦读亦耕几代人

□张翼航

有亲自上战场，但他一直像自己的父亲那样，在小小的学堂里，面对着一个个稚嫩的面孔，讲授着“外争主权，内除国贼”、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

枪声和炮声渐渐平息，我听到远方村民的锣鼓和欢唱，太阳又一次像一面血染的旗帜猎猎地升起。我与刚回家的曾祖父相遇了，他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激动与兴奋难以言表。在他心中，生活与未来都一片光明。

一个面黄肌瘦的少年从屋里走出来。可是，天忽然下起了雨，屋外霎时充满了呻吟与哀号。云间电闪雷鸣，树丫间的叶子都掉光了。

“我饿！我饿！”听到别的孩子字字如针的哭喊，少年没掉一滴眼泪，只是平静地接过了父亲递来的蓝白色铁瓷缸，里面是一层地瓜叶，上面是两块地瓜干。

我跟着少年从屋里走出来，踏上求学的路。山路崎岖不平，少年却笃定前行。四十多里的路程，他不时取出一块地瓜干，咬上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口。等到简陋的校舍出现在眼前时，少年手中的铁瓷缸里只剩下了地瓜叶。

慢慢，少年长大了，面孔正是爷爷风华正茂时的形象，他坚守着祖辈的传统，当了一名中学老师。他教过八门课，桃李

我几句，半个小时后，他告诉我新的密码说这回好了。这回，我自己主动承认：儿子，我落后了。儿子在那头哈哈大笑，很开心。

我落后了，却很开心，因为儿子跟上了时代的步伐，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愉悦着。我终于从当初的郁闷和迷惑中走出，和儿子开始愉快交谈，两代人和谐相处。

一天，儿子打来电话说，他主动申请到西藏工作。我担心地问这问那，他说：别担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儿子大了，相隔千里，腿长胳膊短，我只能絮叨地叮嘱他。儿子到了西藏，给我来了电话，以后半年的时间，他隔段时间给我个电话，汇报此行的过程。他说得很平淡，很从容。半年过去了，他从西藏回来带回一堆的礼品。儿子大了，我好开心！

半年后，他的公众号《墨质》面世，“用淡淡的墨汁，挥洒生命的质感”是墨质的主题。我惊呆了，亲朋好友啧啧称赞。他把北漂的生活，写成随笔和长篇小说《张小白和宋小黑》。读着《墨质》，我详细了解了他的成长经历和西藏之行。坐飞机的颠簸、高原反应的痛苦、生活的不适，他可不是一个字都没向我透露。哦，儿子大了，不想让我为他担忧。我一边读，一边擦眼泪。

北漂的鱼，这是儿子送给自己的绰号。如今，这条鱼还在北京的人流里漂泊拼搏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勇往直前。

满天下。他教过的学生都说，他一辈子都在呕心沥血无怨无悔。

后来，家境渐渐变好。低矮的茅草泥屋变成了拔地而起的居民楼。而他始终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让孩子们记住美好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。

我慢慢朝茅草屋外走去。如今的我不再挨饿，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也不必在40多里的求学路上孤独地行走了。我渐渐明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使命，但朴实无华的家风永远是后人的指路明灯。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依然有那么多厚厚的书本，那么多空白的纸张，等待我去耕耘；依然有许许多多的磨练，在等着我去挑战。相信自己一定会像先辈们拿起锄头和粉笔那样，拿起手中的笔，做个亦读亦耕的学子，在荒芜的心灵上，耕下一片金黄的沃土。

我一步跨出已破败的大门，身后炊烟又渐渐升了起来。那是永不断绝的香火，似历史的风尘，模糊了漫长的陈旧岁月。几代人在这香火中，花白了头发，健壮了筋骨，抖擞了精神……

蓦然回头，那幅对联斑驳而清晰：行祖宗一脉真传曰忠曰孝，教子孙两条正路亦读亦耕。忽然惊觉，几代先辈，都用尽了一生去吟读这句不老的箴言。

父亲的晚情

□孙秀斌

袅袅升腾的青烟，排遣心中的寂寞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两年多，终于有一天午饭时，父亲嗫嚅着说出了他的心思。他说想找个“人”，问我们有啥看法？我们明白这个“人”指的是谁，那是我们的后妈呀。来了后妈，父亲还会亲我们吗？我默不作声，弟妹也没说话。见此状，父亲再也没说啥。

半年后，几经周折，继母终于走进了我们的家，一个清瘦却不失干练的老太太——那是父亲委托老家的大伯给做的媒。

父亲的战友闻讯赶来祝贺，并叮嘱我们要好好团结，和睦相处。续弦后的父亲，精神状态似乎好多了，毕竟天天有人同他唠嗑了，他再也不用拖着不便的身体买菜做饭了。

刚开始，我们和继母的关系尚可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种种矛盾就凸现出来。我们兄妹四个相继和继母产生了隔阂。有一年春节回家，因为压岁钱的

儿子高考成绩落孙山，我的郁闷变成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，只要一点刺激，就会喷发。

我整天阴着脸，压住火，耐着性子，厉声问儿子：“这会儿别人不逼你读书，你毕业干什么？打工？种地？”我一贯强调读书重要，可顽皮的儿子总和我唱反调。他爱好电脑，虚拟世界有无穷的吸引力，以至于他沉迷于此。为此，我想尽办法，竭力想把他从虚拟世界拉出，可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我伤心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，他无奈的脸上也写满了疑惑和彷徨，我俩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了两年，家庭温馨的气氛荡然无存。

如今高考结束，儿子要到北京学电脑。我联系学校，收拾铺盖，在一个闷热得喘不上气的夏夜，送他上了北京的火车，我的忧虑也随着列车北上了。静下心来，无尽的担忧又扑面而来。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，我把他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举目无亲，他该怎样生活呢？可他毕竟大了，放手是早晚的事情，何必担忧呢！我自己劝自己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我想起他小姨在那儿，让她不时地关照他，给他个建议，给他个提示，我变成幕后操纵手。

两年过去了，儿子毕业开始找工作。一天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拿起电话问：“儿子，工作找到了吗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，“没呢，跑了大半个北京

那年春节，典雅的香火又一次燃起，大门上的红纸猎猎地映着火光，一年一度的祭祖一如既往，无论异地还是故乡。

年幼的我，凝视着墙上手写的家谱，慢慢走到了一座茅草泥屋前。我跨过低矮的门框，那里，年轻力壮的高祖父，刚从私塾回来，放下手中的书卷和毛笔，顾不上休息，便要立刻下地干活。换上长袍马褂，拿起锄头，高祖父匆匆地出发了。

他中过秀才，那一天全村人都来登门祝贺。可不久皇帝垮台，他便毅然绝然地剪下辫子，捧起令他大开眼界的西学。他知道自己一辈子就是种田的命，但他也是一位私塾先生啊！讲学时，他从不只授《三字经》和《千字文》，一定随身带着那本《天演论》。

我跟着高祖父走出院子，来到一个更简陋的泥房前。高祖父的背影一天天驼下去，另一个身影出现了，他慢慢长成了强壮的年轻人。年轻人刚刚还听高祖父讲述着过往的荣光，郑重地接下了递来的锄头。

此时，头顶上却飞过一架轰炸机，投弹声、枪响声交织在一起。年轻人果断地丢下了锄头，他知道，面对外敌入侵国破家亡，自己还有更紧迫的使命。硝烟与血腥的味道，从村头的树林里飘来。他虽没

那年夏天，母亲身染重病，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撒手人寰。那年我二十三岁，尚未成家，弟弟才十三岁，中间还有两个妹妹。而父亲那时又得了脑血栓，留下后遗症，半身不遂偏瘫。一个家，在风雨中飘摇。

一夜之间，父亲苍老了许多，他才五十出头，脸上竟然出现了老年斑。看着膝下四个尚未成家立业的孩子，当过兵的父亲强忍着心头的悲痛，不让眼泪流下来。他知道他要是再倒下了，我们这个家可就散了啊，他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，一切都得他扛着。

中年丧妻的父亲，日子过得更困顿了。那时他已病退在家，可为了生活，还得拖着个不灵便的身子，买菜买粮，劈柴生炉子。不仅干家务活，他还要操心我们兄妹就业、婚姻、住房等等事情。然而最难挨的还是他形单影只，踽踽独行的日子，他常用哆嗦的手一次次划着火柴，点燃那戒了多次戒不掉的烟，借着